

洞庵新論

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491  
1





侗庵新論

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491  
1

侗庵新論一



文庫 11  
A/1491  
1

第一至第四十

此書一名劉子新論 自第一至第一百九十一者為完本

劉子新論

010190528524

一論新廣何



侗庵新論卷之一  
論寒暄變動乃天道之常許渤拘甚不足取  
宋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  
終日不換以事載在二程語錄蓋程林子取之也夫  
天道靡常變動倏忽不測此正天之所以為天也何  
怪乎寒熱涼溫朝夕驟變更程林子論中以為猶夫  
一廳一家一國之中隨處而異洵為通儒之見渤款  
啓測天以為天亦拘陋絕無變化矣以異於隙中窺



文庫 11  
A/491  
1

第一至第四十

此書一名劉子新論 自第一至第一百九十一者為完本

劉子新論



洞庵新論卷之一

論寒暄變動

乃天道之常許渤拘甚不足取  
宋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  
終日不換以事載在二程語錄蓋程林子取之也夫  
天道靡常變動倏忽不測此正天之所以為天也何  
怪乎寒熱涼溫朝夕驟變更程林子論中以為猶夫  
一廳一家一國之中隨處而異洵為通儒之見渤款  
啓測天以為天亦拘陋絕無變化矣以異於隙中窺

010190528524



天謂天不過壽夫之大哉而程林子善之何也古來  
若徐偃王之仁季札之讓國以至郭巨之欲生埋其  
子衛子許之隨價讐直劉溫叟之以父名始終身不  
聽樂亦渤之類離曰賢愚智否稍殊婦於抱柱刻舫  
則一也如渤之拘在常布之賤固無大害苟以斯心  
秉鈞當路其流禍奚所底極也語錄又載渤與其子  
隔一窓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以  
人持敬如此夫隔窓而不辨乃子讀與不讀上官之  
一廢矣烏可以宰百事此亦不換衣服之見何乃贊  
為持敬乎然自注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則程林子詳

思之後又自悔其輕許也與

第二

論著書假託古人名姓與黃歇呂不韋行事

同歸

自古小人儒妄庸迷謬之拳多端而未有益於著書  
假託古人也假託古人撰書張霸王甫已闕其緒嗣  
後宋阮逸閔氏易傳明豐坊詩傳詩說之屬紛然出  
難可覘縷夫著偽書者苦思熟考始克成編果能欺  
瞞一世使之篤信以為古書是德代古人劣也若詐  
偽敗露不止其書見棄併其人而賤斥之矣小人之



情不出貪名牟利二途。今偽書之撰，名利兩喪而禍  
以爲之，豈非所謂作偽心勞日拙耶？楚黃歇、秦呂不  
常皆進有身女於王，冀幸所生子，冒爲太子，已得擅  
國。近代明魏忠賢亦欲襲其故智，爲計誠巧矣。然  
此計非可宜於口，事泄要領難保，幸而不覺，則其子  
即王太子也。安肯德我而假威柄乎？詐之售不售，鈞  
於我無裨，徒自勞苦耳。彼捏造偽書者，情全與之同。  
視之類智巧，其實愚之極也。或曰：父子天性，不可解  
於中心，吾子即王位之日，安知其不可告以實耶？偽  
書之迹，後世發覺，即惡其巧，安知不有賞其謄之

大文之妙者耶？夫小人之趨名牟利，亦多術矣。豈別  
無必得之道，何乃焦心竭力，犯至不韙，以徼倖萬以  
難必之名利，此獨不可以已邪？

### 第三

論其人賤時親厚，及貴反疎之，非中道。  
予識一顯貴人，於其尚賤微時，迨其已榮達，予務自  
避遠，不肯與交會。嗣後閱鶴林玉露，有云：劉元城之  
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劄述，及其間居，亟問無虛  
月矣。於是自以爲素行暗合前脩，頗有自喜之心。今  
而熟思以前脩過中之行，不可以爲楷模也。夫與人



締交。只當察其賢與否。莫必以貴賤貧富為間。以其位望隆顯之故。遂疏而不與親。是未免貴賤之辨。援之于懷也。矧溫公清德超然。榮利之表。而我乃存形迹。避嫌疑。肆自好。無乃為淺丈夫乎。昔晉賢譙支道林。屢遊朱門。道林謂諸君以為朱門貧道。視如蓬戶。僧徒之言。良無足法。然而其所見。則賢於元城一等矣。予聞西山源公。凡與人親密。至其人坎壈之日。倍加意省視。亦元城之意也。然公初不以人之亨塞。有親疏。特以其失執。間居不堪。寂。故數以過訪。以寬慰之。洵愛人之仁也。元城之舉。流於矜持。求名。西

山公之行。見惻隱之被物。外酷相類。而其歸趣懸殊。學者不可不審察也。

第四

論北可依南。不可依北之說。非是。夫子論強。以含忍果敢。分南北方之強。大槩論其土風。云爾。非謂南人恣含忍。北人盡果敢也。又非謂南方之強。不可教而革也。後人遂以為北可依南。不可依北。蓋晉之吞吳。蜀之平陳。宋之取唐。蜀諸國。金元之滅南北宋。皆北依南。故有是說。至明太祖。然南方。統一天下。而其說窮矣。雖然。由識者觀之。豈



待明祖之出哉。夫晉隋宋金元所以併南者，由當時  
智愚治亂，南北懸絕，非係土風之彊弱也。如孫皓之  
酷虐失民，陳叔室之弱色崇，茂亡形已成，以晉隋方  
興之執，殄滅之易於摧朽，是會時之適然，其勳不且  
稱也。即如諸葛武侯之伐魏，深入其境，屢摧破大軍，  
司馬懿之英武，蝸縮不敢出，劉裕之克南燕，摧北魏，  
殄後秦，執如風霆，北方震讙，其功遠勝晉隋之滅江  
南，使武侯更延數十年之壽，以究設施，劉裕不急於  
篡奪，身鎮浚淶，益圖進取，則可以混合南北，而一則  
天命不祐，一則人謀不感，大業中道而壞，非所論乎。

土風之強弱也。明祖之與陳友諒，確出死力，終能勝  
之，其滅元也，命將一舉電掃，亦見北方之強，不且畏  
矣。四庫全書提要論李舜臣江東十鑑，有云：自古以  
來，無以偏安江左而能北取中原者，舜臣位為大言，  
未核事執也。又云：明太祖之得天下，實崛起於江北，  
與漢祖略同。生於明祖之後，而猶主張以說為愚，滋  
甚至以江南北立論，尤可笑。江一衣帶水耳，非如隔  
海萬里，殊風異習，迥區之就江瀕咫尺之地，判天下  
之可得不可得，奚翅井觀之小而已哉。或以清起  
北方，故迎合之，然則其諛佞極矣。邦人論本邦形勢，



者亦以為南人不可化使剛強猶北人不可化為和  
弱以亦拘墟之見夫極南窮北偏於柔僻於剛或難  
遷革本邦及支那實國于北極出地三四十度之際  
地氣中和人心靈明為含忍為果敢惟吾所導願欲  
變南人為果敢化北俗為含忍較之因素性風習而  
鼓舞之難易以不同耳非有不可變之理也吾邦南  
方盡境為薩摩州而其俗勇鬪冠於諸州以其立法  
峻厲崇尚威武也西土魏元起於朔漠其強無比迄  
于李世更弱於南國寧非以政教失道故邪是國家  
之強弱特判於政教如何不可專罪土風也

第五

論幼童強記之說謬

鄙俗之語有沿習為定說牢不可拔者如目小兒為  
強記是也其言以為人之幼也無私寡欲心志專一  
故記憶審固畢生弗忘非壯者所及其言驟聞之類  
有理故鴻儒亦遂以聽信不疑夫幼童心神脆弱識  
慮未定有所觀聞隨而遺忘茫然漠然如雲鳥之觸  
耳目何得謂之強記乎知命耳順聰明寂衰神志日  
耗或應不及髫髻之時若夫志氣堅定強識牢記實  
在二十而後五十而前進德之效惟是時為最速學



者不可不察也。蓋幼時所耳之異聞，所誦誦之書，僅  
以耳記之在心，何等易事。壯大之後，則事物之觸耳  
目，不啻千百倍。幼時寧不確，然至難哉。試舉壯大  
之所能觀記責之幼童，幼童其克任乎。朱子曰：小兒  
無記性，亦是魄不定，好戲不定，量亦是魄不定。大儒  
之言，確不可易也。或又引諸攻藝者，幼時駁以寸進，  
稍長則否，以為證。夫不善學者，必論學，不失其方而  
長，便不進者，非不進藝之門，堂易窺，而其室難入也。  
顏子直溯卓尔之地，自而上，愈精愈艱，有欲從未  
由之嘆。德藝雜異，理則一致也。晁說之曰：伊川四十

以後，記性愈進，予困學多年，覺近歲稍能，有記不至  
從前之掛一漏萬。社友或許予三十以還，學有寸進。  
伊川才卓，難以律庸衆，予之怡擬，良無足道。願豈不  
足以為左證耶。嚮學之士，其勿以不能逮幼而學，自  
摧挫其志哉。

第六

論尚文流於弱，真能尚文者未必弱。

劉安世曰：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  
以漢高祖溺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  
作詩賦，群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予達



觀歷代大抵開創百年之後，父風蔚興，詩人墨客駢肩輩出。如北魏孝文帝、玄宗時，祚邳隆，而其實衰替已兆。即就宋代論，太宗之距開國僅二三十年，一有意於好文，已啓武事不競之漸矣。疑乎真仁以降，元城之言誠為龜鑑。是人主不得好文也。夫文所以明道經國，化成天下，詩所以感動鬼神，導民忠厚，君相果能真務文詩之實，且令治昌俗醇，武事益舉，何流弊之足慮哉！蓋文士修辭騰說，輝映一世，其弊也浮華。詩人溫柔知厚，洞悉人情，其失也脆弱。什平之久，上下相率，趨浮華脆弱，于時有好文之主，不能採

文詩之實，而先犯其失，其兆亂基禍固也。乃以是滯咎於文詩，無異於懲噎禁食。然而自古人主尚文，動流斯弊。元城之言固不妨存以備炯戒也。明太祖過陳友諒於鄱陽湖，血戰十有五日，而太祖日與夏煜等賦詩唱和，氣不以挽。清聖祖之殲噶爾丹，高宗之吞滅西域，群臣文詩贊頌功德者遍天下，而明清二代未始以此致武之不振。國執之萎弱，蓋彼時以文詩為遊戲，不為其所湛溺。政自改文詩，自文詩之不相謀，所以異於北魏唐宋也。然明清政法酷忍，風習收刻，絕無驩欣交通之意。北唐不聊生，明清諸主倘



克洞知文詩之真其治效豈止于此哉

第七

論辭謙不可露形迹伊川于謙猶未至

辭謙美德也然貴溫藉慢裕不露形迹方為禮之善物君乃激發自好以忤得人君子勿尚為爾程林子典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春中往造烏久留穎昌韓早晚往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菓探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位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

曰某典乃翁道義友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煇韓謂彬曰我不敢面言政謂以爾再三謝過而別夫叔子典持國誠為道義之友又且敬其老不憚遠道而往訪譚論案曰其意之厚事之重為何如若贈金探乃事之微乎微者果不可受則辭却之可也何至於詰朝遽煇哉以一器動心悻以乎去之茫茫之義友道之道安在無異於養一指失肩背其不可也灼矣矧金探之贈亦出於崇賢之誠苟不欲受只當婉辭拒之勿傷其意今乃發言唐突泯人厚意令之慙惶謝過尤遠待人之道矣明景帝初石亨以



功不如于謙而封侯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于  
戶謙固辭且曰繼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于君父何  
必假手于石亨公聞恚甚夫亨小人也而折衝之才  
一時罕匹謙身統大政如身之倫尤當牢籠馴服以  
收其用何乃資此激訐之言耶亨之推謙亦自知功  
不如謙不無可嘉尚在謙義當辭獨有固謙不當而  
已且帝允亨薦而賞謙其恩自出亨上不必謂假手  
於亨虞廷賢臣謙人迭相推謙亦復掠君恩乎以特  
一小事耳然類推其他謙所以駕馭英雋必多不得  
其方後未奪門之變蒙禍至酷知謙未足明哲保身

之道也子以小丈夫矯激釣名無識也已林子大儒  
也于謙賢臣也且不免遺憾予故發責備之論如以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着履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  
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為隣人認所着履士  
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隣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  
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蘓子瞻評之曰此雖小事然  
處事當如士麟不可如凝之也以說良是程子行事  
頗近凝之處林子世待小人尤當以此等事為鑑戒焉

第八

論予家兄弟劉洪二姓皆本於西土著姓當



各自振作以酬國恩

予仲兄晉城為肥臣洪翁悞齡子洪翁歿晉城承家  
業洪氏譜其先朝鮮人曰洪浩然肥族之先日峰公  
奉豐臣氏命往征朝鮮也倅浩然以歸浩然嗜學工  
書忠赤奉上竈侍極隆渥子孫世仕於肥洪翁其後  
也洪在朝鮮為著姓批史元洪福源其先內郡人唐  
遣才子八人往教高麗洪其一也子孫世貴于三韓  
浩然蓋其裔孫也予家為漢高祖之遙胄避亂歸化  
詳見家譜追先子膺幕辟予与伯兄東武西肥又分  
二家兄弟各為漢二著姓之後昆亦奇矣西土金元

以降胡羯乘柄務摧抑漢人毀裂冠冕為左衽辮髮  
之俗至清而斯風滋甚元既分天下人為蒙古回  
漢人三等清又擯漢人序滿洲蒙古下漢人莫不低  
頭喪氣想古來名賢裔胄其憤恨應更切予聞朝鮮  
人之朝清也清人見其棄明冠服為之潛為泣下其  
情可慨矣吾劉洪二家之祖航海而來君子固敲腹  
高枕祖孫相承二百餘載不罹西土腥膻之禍位雖  
未榮顯其祿亦足供仰事俯育國恩之重為何如也  
在于今日欲報國恩之萬一無忝祖先之遺美惟在  
力踐善道立身揚名耳諸兄弟相與勗之



第九

論正直者沒後有靈應引劉朱虛閔雲長為證

漢氏以遜城陽景王劉章祠在必有之神威烜赫舉世莫不崇奉迄於六朝寢微寢熄降於趙宋而閔壯繆之靈始勃灼考史乘宋徽宗始封忠惠公禋祠褒贈昉於此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進爵為帝清主更加贈美謚數字可見其日盛而月尊及悅述代釋說野乘不志無義作負心事而立被誤帝顛僂者相踵人情款仰之切孔聖實不能

及愈久愈烈不知衰熄之期在何時將嗟盛矣夫景王壯繆固皆漢代偉人然並時賢臣智略勲德超軼二子者無數而二子獨享身後尊奉之報者何也二子皆剛直不屈之士景王憤劉氏失職不以塔子呂氏以二其志卒與平勃合謀以鋤諸呂壯揚翊劉先主義伴兄弟惡孫曹為漢賊誓不與生功雖不益其精忠峻節足以震耀海宇以二子所以來天下後世所慕也原人所稟於天無有不直雖曰牽於欲溺於習流而因直自不至於全然漸滅故見回衰之人則疾之疏之過純直無妄之人則重之愛之親之夫人



之至情也。神威之赫奕，雖由其德，亦人之崇慕敬恭。有以來之，故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從未有其神為人所侮蔑憎厭，而猶能顯靈應者也。近代清正公祠，遍於四方。西海公封國所在，故香火最盛，其靈應之著，奉事之虔，未敢望西土。壯湯之後，塵藪之漢魏，於城陽景王，或為伯仲考。公生平治本，多正信術中，而不寤，勸豐太閤，起征韓無名之師，其智勇兩無足稱。又石田三成確植黨敵，變為我烈祖敵，以位豐臣氏，不為無罪。願其心則誠一忠，蓋挺身不境，常思陷脰喪元，以酬主恩。有古烈士風。

豐太閤以爵祿恩信，博羅天下英俊，而歲寒後彫，獨有公一人而已。其至剛至直之性氣，晚景王壯繆，殆過之。其所以不甚重於生時，而死後威靈赫煥者，理蓋一也。昇平日久，國初釐直之風，變為回盪浮靡之行，乃且令其色甘其言，務粉飾於外，以待人，以為若是而物可感，衆可懷服，惑極矣。盍一察三子俎豆，繇久不廢之故，而參省諸已乎。

第十

論不用儒者與儒之不見用者，得失各相半。今代儒先動輒扼腕吁衡，曰恨上不我知，果知而任



之期月三年成功可必而卿相搢柄者則蔑視儒先  
曰儒不可輕信用信用為必至壞成法誤蒼生二者  
年鑿而弗合儒先之言是則卿相之論非也卿相之  
論得乎儒先之言失之予澄心靜察之儒先之言有  
是有非而卿相之論亦得年而失年也近世卿相多  
聰慧之材不乏下士崇賢之人豈漫不辨識泚惡而  
獨仇視儒哉蓋有所剗也彼見徒前一二拘儒柄  
用者傷國瘼民遂以是睚羣儒且仄聞陳餘王安石  
之倫以儒債事謂振古咸爾絕不知天下自有真儒  
無施不可者也軌迹於儒別置一官典醫卜駢肩雜

有千里之材無所展之故懷才負奇之士慨然有轍  
輒不遇之嘆如諸葛武侯一身係漢室存亡韓魏公  
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雖曰皆吾儒而千  
萬儒中僅見者其他儒之奏績者皆其才不凡而非  
儒盡然儒生固多瓌材傑智窘於無所效用者又有  
其人庸腐誠宜廢棄乃碩言虛喝歸咎于上者故卿  
相儒先之論不可揀一而偏棄也夫儒術所以洞道  
達理學為者愚變而明短才化而多能固也苟學得  
其方較之味道無術之人宜當復牙有間乃其剗決  
區處或遜於才吏者無他故焉晰乎理而未練於事



也。王伯安有云：學必擇事而後實，上之人既疣贅視  
儒，亦自飄然事外，絕無諳練之路，而卒爾任委以  
責成功，豈能副人望哉？故上之人欲儒之呈用，當使  
之兼綜吏務，儒亦必審度順應，以求不負所學，斯可  
以一洗陋習矣。我烈祖天錫神武，宜不做於習，然  
晚歲神變不測，更遠過於初年，蓋躬涖行陣而鍊磨  
之功至也。儒先誠能力學以講明理道，又日親吏務  
民事，以驗濟世之資，精研淬勵，極其所至，奚患武彥  
忠猷之不產於於世哉？

侗庵新論卷之二

第十一

論人相與切嗟，則才智自生，室町季世可以  
考見。

海寓億兆，譬之十人之聚，其一則明悟之資，精粹之  
德，不煩教導者也；其一則昧懵而頑固，雖脫以垂誨，  
冥然弗移者也；其滓厲振作，則可進於賢，游佚自棄，  
則徑侗卑一生者，自視八人也。然則教之施也，天下  
十八化，為賢為哲，安有不喻至治者乎？教之效，其大



至此自聖王云遊教具替而不張望人才之振難矣  
然當據據之世一二英傑出則繼起者無數自能淬  
濯樹立以致龍爭虎奪難可頡頏亦可見人心不全  
昏塞育英達材之功易以矣鍊倉秣霸而降人才莫  
盛於元弘建武新田義貞楠正成號為巨擘而名和  
長年菊池寂阿之倫不遑縷數至如赤松圓心足利  
直義之英雄亦自足橫行一世細川賴之等死百年  
間四海聞而無人凶論真才求一足喚圓心直義者  
且不可遇衰茶極矣既而北條長氏興無幾而毛利  
元就奮又未效而甲越二將等紛以全出如平信長

之雄偉豐大閣之英傑大度為近古所未曾有至於  
烈祖之神武平逆至仁濟民則真天人又非羣雄所  
企望也爾時諸州割據之雄多孫策石勒之儔而藩  
臣亦往往畫策如神勇敵萬夫才俊之衆夥蓋莫盛  
于斯時矣或百年之離久而寥焉靡聞或並世同時  
而英賢輩出或數十年間豪傑林以蔚興為亘古絕  
無之盛夫天一視無私其生才豈偏于一時而不周  
於他時歟特係有唱之者與否耳其或偶然生一二  
英豪則他人觀感振作思與之抗勇往之氣存乎中  
絕無弛慢偷惰之情以所以致世之多才也漢氏元



成而還人才之絕光武鄧禹唱之而雋杰增以羣生  
桓靈之際人才委靡不振武侯周瑜並出而英賢之  
衆今古罕比亦同一理也或曰平世才無緣自效一  
遭紛擾則闕智競勇豪儁自見是知其一而未達其  
二也散亂之世英才易於自見固也然無一二唱率  
之賢則天下之才自若也應仁中山名細川之爭喋  
血帝都四海糜沸五季五十年易七姓十三君禍亂  
酷矣而應仁五季才傑殊乏無他無唱率之者也二  
程聖學直上謎孔孟可謂卓爾而二人生于一家又  
且出于同胞蓋薰炙磨礱之功也唐詩有李杜文有

韓柳之雄視千古歐蘇王曾為宋文之極盛而舉皆  
出于同時豈非感勵之效邪是其事與弘武天正異  
而理則一也夫賢傑之出其人未必必處育才之任又  
未必有意於鼓作英才而一時聞風奮起若魏之矧  
明王良相德尊禮齊恩威並敷以風動天下其生才  
之盛為何如也李葉君相教具任其廢墜士風民尚  
日流於汙而莫之問可嘆乃不自尤其無教之失而  
慨末俗頑穢不可革惑之甚也

第十二

論不可以成敗論世宋明之不早亡特屬天



幸

程林子讀史以為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  
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然有  
不是敗者然有是底碩儒之識可謂卓矣久哉世之  
以成敗辨人優劣也夫天下之治忽猶夫戰然桓溫  
之征蜀也蜀兵銳甚溫不能當將逋命鳴退鼓以吏  
誤鳴進鼓士卒奮擊遂勝之將銘溫之勲乎李光弼  
之拒史思明也僕固懷恩與魚朝恩比以阻光弼持  
重之策浪戰大敗將議光弼之讐乎古來國家亂亡  
大抵由自毀自伐不暇縷舉而其晏安無事或危不

至凶者多徽幸之免不可不審察也宋之偏安誰不  
云徽宗迷繆崇信孔子高宗屢怯畏敵唯和是務故  
至此使當宋盛時必無是禍以得其概而未盡也徽  
高二宗之昏憤恚憤無事不牟刺理宜至於凶而免  
於凶者何也內有李綱趙鼎外有宗韓劉岳雖不能  
展其驥足猶能撐柱補苴以存宗社宋禍止於偏安  
者衆賢之力也豈非倖免乎宋之盛時首推仁宗仁  
宗寬厚泣下惠化南沛亦稱一代郅隆而由識者觀  
之衰兆灼然唐李五代前度之權綦重陵逼天子或  
取而代之藝祖百方殺其執以兵馬錢穀之權乎上



然後海寓清晏，洵得濟時之術。然藝祖亦欲使藩鎮強不至跋扈，弱足敵愾，折衝而已。後嗣徒見乃祖奪節度權，加厲變本，失其中道，惟使削武臣是務。又况紆以文綑，驅之軟脆之俗。迄仁宗世業，已有文弱不振之患。故以趙元昊之公虜，陸梁西隴，而海內繹騷。韓范之才莫之克制，財以媾和蕙事，阿骨打粘罕，英武倍蓰元昊，使之起仁宗之世，亦必為偏安。或能不至高宗之狼狽耳。南宋之亡，衆歸咎于理宗崇信丁賈諸英，此亦沿流忘源之見。南宋自高宗時已露凶兆，南之壓于北，如卵於石，禽阿骨打粘罕，不能究

其設施，得免於亡。未幾而蒙古起於朔漠，其強無敵。視宋如嬰孩，但有金分其間，必滅金而後可及宋。故得支撐數十年，金至宣哀衰弱極矣。然與宋交兵，迭有勝敗，而金勝十七八。哀宗嘗思以數千人橫行江淮，非僞言也。誠使宋在北而金在南，其凶在轉瞬，必不能及金之持久。蒙古之起於金北，宋之幸也。故仁宗之免於偏安，高宗之不至凶國，幸已。至南宋延百年之祚，則又幸中之幸也。則至正統，距國初僅八十年，而人氣萎，武功不競，土木之敗，英宗為虜，何異慷慨之禍。當時使徐瑄南遷之策，則偏安無疑。



矣。會于謙柄用，遂能挫虜鋒，奉還上皇，其功誠偉亦  
以也。先遼不逮阿骨打粘罕耳也。先之庸，以明之幸  
也。嘉靖中北虜俺答深入遼園，逼京師，殆見青城之  
變，邦人蹂躪江南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夫邦人特  
西海連述，俺答庸奴下材，而貽禍如是之大，倘令信  
長秀吉攻其南，阿保機阿骨打侵其北，明之凶不待  
旋踵。南敵北虜之非英傑，又明之幸也。清苑翼謂明  
自成化至天啓百六十七年，其間延訪大臣，不過弘  
治之末數年，君門萬里，無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  
而猶能延此百六七十餘年之祚，誠不可解。蓋謂其當

凶而不凶，此論亦有識。是明有必凶之理，凡三皆幸  
而免，豈非幸之大者乎？自古危亡之形，類衆明而倖  
免者匪一，可以衆明類推矣。晏安日久，網維弛，武備  
替，土崩之勢漸兆，但未有然眉之急，人多忽之而不  
懼，亦坐沈酣富貴，神識昏塞耳。智士洞看流弊，於累  
百歲之前，如教一二而敗兆灼然，茫不之知，可乎？韋  
布賤微之士，雖欲自進短策，君門之遠，莫可登嶽，又  
犯越樽之譏，若乃處有為之位，禍萌近在眉睫，而附  
之不問，以冀幸於偷免，不可謂智而又豈忠乎哉。



論君子與小人爭君子必敗之說非

梁惠王問孟子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洵為不知人之甚然而後代儒先則鮮乎免於斯誦矣富弼曰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執必不勝蘓轍曰君子小人執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清黃宗羲著明儒學案詳密整備大有裨於儒門而其論徐階除嚴嵩父子以為有功於天下又存以非儒者氣象痛詆諸儒為階掩護者夫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儒者通天地人之稱君子多智識仁且服眾小人與之反君子勝小人敗必然之理今乃云君子必

不勝是將謂小人才德賢乎君子也儒明今古洞變通洵時沢民正儒之常今乃曰階有功於天下非儒者氣象然則無功於天下斯為儒者氣象耶自古固多君子與小人並處而敗者漢則有蕭望之李膺范滂等宋則有范純仁趙汝愚之倫似弼轍言不誣然之數子或昧於察幾或當斷而不能斷計畫且出小人下是其敗祇坐未盡君子之道非君子必不勝也夫爭者計之下事至于爭鮮不面傷弼意或欲使君子化小人以德而不至於爭也君子豈欲爭哉小人創釁事勢危逼不得已而出乎此苟能周思長慮運



必勝之策何傷乎君子猶之火攻下策而良將有時  
用之取勝也今不必遠別異代請以弼轍見聞取及  
明之王曾之於丁謂拔巨奸易於翻掌豈非君子與  
小人並處而勝之乎前修評諸葛武侯以為有儒者  
氣象及考武侯平日翼輔君主救寧士民既而帥師  
征魏司馬懿之雄畏侯如虎天假以年統一之期非  
遠可謂有功於天下蓋其儒者氣象即有功於天下  
之原也階好殖貨迎合主意曾不得武侯之彷彿獨  
其去嚴氏別國家太遠為功至鉅無愧儒者氣象宗  
羲既許為有功於天下又存其非儒者氣象以天下

之功儒者氣象為方圓判不相容之物悖甚矣宗羲  
意必謂階之殆嚴氏也專用權數故貶之尤可味嚴  
嵩世蕃之奸合趙高李林甫蔡京于一者也階審察  
應變傾周身之智總能制之使之拘以守常如陳寶  
然不止未族之禍立至而天下之亂有不可問者借  
令孔聖處斯地亦必用權特不至階之膠擾耳勅敵  
方以強弩大敵攻我必欲舞干羽以來之可乎嗟乎  
使東漢之季有一王曾必不至於閹盡屠戮仁賢而  
漢社以屋使徐階出元祐之末豈容衆賢存逐群小  
披猖北宋之亡形頓成哉夫儒固易流於迂而又動



有如三子唱拘腐之論助之聲執使群儒胥而陷於  
迂不可不一駁正也

第十四

論仕者貧窶之甚故非可稱之事

予歷觀西土史籍凡守令百司家計赤貧無以自立  
既沒之後不能成葬妻帑不免寒餓者槩稱其清廉  
以為臣軌予竊非之夫仕者咸有祿秩以仰事俯育  
然卑官冗職俸給綦薄則窮乏固所不免至於守令  
百司則君之所與共治者祿優賜豐谷位顯勲所謂  
治人而養於人者將安散其儲蓄而至以之絕也獨

不負君上忠信重祿之旨乎或以為彼祿賜固饒願  
清心寡欲好賑親姻知舊故窮遺至于斯夫外事有  
序有倫已有餘而後可遺物今罄室傾囊以濟人之  
身死之後至以棺斂妻子累他人亦愚矣况平治之  
業根於家一家生計且蕩無統緒安望其輔翼君上  
以收富庶之效耶昔夷府餓于首陽之下顏子簞瓢  
陋巷不改其臬而孔子賢之西儒之拘泥墨守斯語  
槩以貧苦為懿行而不察聖言之歸夫夷府耻食周  
祿退隱于西山顏子擯棄於濁世優游閭巷以卑一  
生彼皆匹夫之賤無祿無爵身否而道亨以自遂其



志故可尚。今以過時得志，位望隆赫之人而下學匹夫之行，是公孫布被可袂，而禹、桀、纣子不得易地也。且孔子於三子取其賢，非專稱其貧。不然，方今縉紳之貧者，皆是亦將盡許其為賢乎？西土吏司多黷，侯崇侈，朕烝庶膏血以自肥，或者西人詭激之風，矯枉過正，以有斯論也。人臣苦貧，固賢乎？貧黷驕侈者，然仕者自有中行，未聞恐人及亂，而佞廢酒者也。孔子之為司寇也，宰祿粟九百，原思至以其過，夕辭，富厚可想。諸葛武侯為三代而上人物，其廉公無私，為何如然，猶有粟八百石，薄田十五頃，以貽子孫，不為甚。

薄，此人臣之極則也。本邦今日事執，仕者尤當以生計為至急務。凡飲啗衣物，以至接賓客，蓄戚獲，一舉手一投足，皆有所費，苟經畫以怠，立令坐白。諸黃陷窮餓之水火，不惟不智，不仁亦甚矣。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以道士之有行者也。林世之士，無恒產而無恒心，與農賈無異。姑舉予所耳而目者，其人稱為士之慎密，窮過者而生計之遺，其始也絕饋問之禮，其中則假財而不反，卒至欺罔人而操之物，其行典胤竊狗盜無異。豈其本心哉？迫於寒餓也，噫，可憫矣。宋杜祁公、司馬文正、元許魯齋皆一



代賢臣也。其論無不以生計為急，可謂有識。陸九韶治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畜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備水旱喪葬不測，亦得治家之要。士之有志於經國者，盍先於一家試之。

第十五

論三代以下士惟恐不好名之說謬。宋陳垣之答史彌遠也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必有激之言以警夫貪饕無耻，曾不及術黨自好者之輩，可耳。後來多奉是言以為楷式，則非也。夫叔季之俗，雖遜三

代道，則無二。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三代以上之所當無，季世亦不當有。季世之所當有，三代以上亦豈當無乎？今判三代季世之道，如胡越高參，何其待後人之畀也。且夫名有二道，有舉名而兼實者，有不問實之有無而名是狗者。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子思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以舉名而兼實者。三代以降，人固所当好，而三代以上尤所深好也。趙宣喪父，居垆隧中行服，二十五年，服中生五子，鄧攸全孀子而棄己子，且繫之樹，令賊得，追赦之。鄆人不肯以醫藥療親疾，自剔股



肉以奉之，以不問其之有無，而名是徇者。三代已上，人固所不好，而三代以降，亦豈所當好耶？今苟好名，則取之不暇，名有二塗，其貽害矣，所底極也。方且陰德內美，不肯用力，而專擇皎々之行為之，方且修飾於接履出門之際，而屋漏間居，甘為狗彘之行，比夫私欲蔽晦，肆意妄動者，其敗風流毒為更酷焉。宋明二代，大道不甚昧，士氣不甚衰，茶而其人，進以標同，仔異尚矯激，而賤中行，卒之壞風尚，禍宗社，與小人不甚相遠，皆好名之念誤之也。明時有一州縣官人，在京師，適聞朝廷有謬舉，喜而語人曰：「當今理學文

章，則有山，山吏材將畧，則山，山願者吾才，不能與抗，獨有諫天子謬舉，可以顯名，遂上書極諫，果廷杖，遂謫，宋明諸賢察其處心，間或類此，豈不可嘆之尤乎？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逐名，方是有意。逐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此真格言。味程子之言，而益覺陳垣之言偏焉。

第十六

論世人一意願得子者之為大惑  
今人無子，則或禱於天，或祈於神，拋擲百事，唯子之



求及生子喜躍如狂。是其求之切。喜之甚。果何由而然也。夫子之產也。已之繼嗣有人。祖先血胤。不至逮余躬而絕。即仁人智士過此。固應一為忻。然降誕之始。賢否未判。不問賢否。而惟字育之喜。則夫蠢蟲。蚩氓。皆有許多兒女。下至飛族走羣。喘啜肖翹之微。莫不有化生之功。喘啜肖翹之所同。而為之欣躍欲狂。抑亦愚矣。仁人智士。豈若是乎。及審察今人之情。其心未始思及祖先血胤之絕不絕。特以子之有與無。澆然而悲。泣然而喜。是特蔽於邪私之見。奚足道哉。夫兒子者。繼述之所係。賢則啓家道。昌大之源。無

似乎為一家衰亂之端。始家之盛衰。特判於產誕之日。不可不察也。大抵繼述之業。其家貴顯。則責益重。則生子之所關係。又倍而大。豚犬敗家之禍。孰不為憂。然而耕田之農。逐什一之高。其禍之所被。不過一家數口。至於名門貴冑。則共與祖先故業而喪之。若夫一國之族。萬方之主。則使兆庶盡困於塗炭。可不懼哉。昔漢武帝年二十九。始得戾太子。甚喜。為之禱。使東方朔。枚皋。作禱祝。迨巫蠱之變。父子交失。京城流血。卒之太子夫妻兒女。皆不全首領。宋元凶劫。亦皇后所生。體元居正。文帝甚喜。悅。既而廢立之譏。生



反為幼時裁當慶園元凶之初生二帝之悅豫為何  
如今而觀之京師之流血含殿之大逆皆北狄斯時  
可哀也已彼彼以於生子子甫生而遽已大喜者其  
人私心滿腹非有遠慮是以其稍長也又不能導以  
義方納於善寬恕繼弛惟其所為如漢武亦一代英  
主也以溺愛之故為立博望苑使通將賔客任其所  
好不禁異端雜進是祗驅之敗凶之域洵禽犢之愛  
也然則生子之始思祖宗貽謀之遠審善惡善述之  
艱難必也一喜一懼如孝子於父母之年是君子之  
心也願人家莫榮於得賢子祖業待之以光吾所為

而未成可使之竟其緒古之聖王肇基且待賢子之  
好文然彼固矧下為者乎故有賢子而不大喜非人  
情也必也待其子之賢而後大喜方見其父之賢也  
已抑越椒食我之生也有前知其必滅家者則又應  
有辨與門之子於初生者知其為與門之子而大喜  
乎此即君子之心而世人慮及此者吾未之聞也也  
俗之行似有理而實謬者類如此聊辨駁其一以槩  
其他

第十七 丁亥

論本邦君臣恩義厚於西土范蠡之事不可



尊用

閔西有碩儒為一俗吏繼譚吳越代興事因舉范蠡  
功成去國之詳贊其見幾之美俗吏殊不服以為蠡  
絕未知致身之義者碩儒更絮々辨其不亟去不止  
殞已軀將使吾君蒙戮賢之譏所以超然長往之為  
卓強聒竟曰碩如水投石相與憮然而罷聞者哈之  
而以此抵足見本邦風尚之美矣本邦君臣之際猶夫  
父子之天合一委質之微永無睽離之日又猶之夫  
婦之倫夫或可逐婦之漸無自請去而之他之理豈  
不夫西土苟圖便已不以其君措懷去一國輒之一

國視君如弁髦然者同年而語也百里奚之不諫而  
行孟子之所取也奚容輕議然律以君子厚道乎彼  
宮之奇之諫不聽以其族行且不為忠蓋矧鉅嘿而  
鼠竄乎為臣若此君奚賴焉蘆伯玉之可卷而懷孔  
子之所目以君子也疇敢恂焉然聞篡弑之謀倉皇  
徑迹閔去去又至于再何其輕脫之甚戴逵作以苟  
免之臣非苛論也予意夫子或別有所取非嘉其輒  
去輒逐也本邦之俗主張士氣太甚蔚流為苦或陷  
於弘演柱厲林之行然較諸西俗汲流之弊則至朝  
秦暮楚歷事十二君之風不大愈乎孔聖之歷聘列



國孟叟之游事苻梁宋滕栖皇無定止者蓋以天生之德予握撥亂之大權非可以恒情測故以獨孔孟可也而它人大不可也施於本邦習俗尤為備其宜焉釋鳩摩羅什曰姚興敦逼親近婦女馳使多效之羅什食滿鉢針語衆僧曰若能效此者乃可畜室耳衆情愧服乃止予於孔孟亦云

第十八

論苻威王以賢臣為室之言及屬粗繆

苻威王典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室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

照車前微谷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室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室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邲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佻州則燕人祭北門邲人發西門佻而德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慙不譁而去威王之言峻烈瑰奇豪氣射人故後世多贊嘆不容口予獨以為此言之綦樞者也古昔樞珍珠玉玆珠為室者一世之公言也周志叙武王之績



曰、停厥室王、成王顧命之日、所陳至宝、琬琰大玉、皆在焉、而夫子亦曰、璜璫魯之宝王也、聖賢未始不以珠玉為國宝也、記云、楚國無以為宝、惟善以為宝、孟子曰、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王者、殃必及身、是古固有以善人土地之屬為宝者、然以特推擴充類之論、所以闡明至理、非可拋於造次立譚之頃、且善人土地之稱宝、亦本珠玉之為宝以立言、若曰珠玉固國之宝、而世更有可宝、重勝于珠玉者也、如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豈真以民與食為蒼天主宰之天乎、亦云其餘、歸愛戴之情、与天同耳、善人

土地之稱宝也、亦猶以今率尔相遇於郊原、談偶及國宝、雖聖人在座、亦必品列珠玉以應之、寧波及賢臣之為宝、矧梁惠之公、庸乎予竊評成王是言有炫已飾之情、有不察人高下之過、有不飾時然後言之失、一吐辭、而三愆、淒焉、成王举措多可欽者、獨以此即偶爾之謬、不啻白璧微玷、林季之俗曹、惡翫隣、較之者、動遭萋斐之謫、以成王折梁惠之心、處之、烏能免於謹惕也哉、

第十九

論西土水攻前於豐太閭二千年可見其俗



澆薄不及本邦

豐太閤之園高松竹真奇城也皆以水攻奏捷嗣後將帥多倣效以困敵者衆駭嘆太閤之舉以為創見及參稽之西土晉智伯之盛趙襄子於晉陽也業已決漳水灌城蓋在豐臣氏二千載之前而先是六十年吳王闔廬伐徐防山以水之遂滅徐既以水攻之效嗟予寧獨水攻而已凡黠狡狡計可醜可戮在我邦今日始僅有者西土早已見於二三千載之前譬諸人然本邦之俗童子之大質未斲天真爛如者也西土之風習少壯之智巧滋謫詐萌流為亮悍之徒

者也予悅明清野乘稗說見其士風薄且穢忍心行每出慮表蓋嘗怪而惡焉今奉履其世道之澆薄固宜至此若本邦必也更閱二千餘載之久然後西土今日刁猾之風始見矣雖然予所謂以時之今古判風習之淳澆淋惡蓋語夫仕治之日下而勿之制者也哲王良相克誕敷德教固可挽今而返古若夫庚唐迷亂之君相必敗流風戕善俗而立陷乎澆季矣春秋姬周之中世也而荒謠之風殆同唐之末造豈非一時辟王庸臣有以唱率之乎戰國三代之季也而秦氏之慘毒嗜殺與蒙古珠申無異蓋昭棄之



警忍高鞅白契之凶暴導之先路也而趙宋雖稱剛  
弱其士風之長厚有耻直上追盛古漢以降絕不見  
其匹豈非由政之羨聖道之較明乎本邦風尚其於  
明清不啻霄淵復懸然政教之或大年刺予恐僅以  
數百歲而遽陷於西土之澆漓苟弛化之至當亡論  
二千載且可以大度越西土閱萬禩之久豈可袖手  
無伺絕不圖迴幹之方邪

第二十

論薛包不能誨導其愚身未及友愛之道  
漢薛包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

便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畧物  
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漢史既炳載  
斯行而朱子小學書亦采以為矩矱後來漫傾家資  
以供浮浪兄弟費散者史乘槩廢予之予竊疑焉若  
人之行其真摯良可嘉尚而於友悌之道則大闕夫  
蕩子之費無涯而家之資貽有限有限之資以供無  
涯之浪費立見其枵然懸磬也爾時幸而包弟子不  
至饑粥弗給包亦不至囊橐一空靡遺不然徒費而  
徒給積久無已安知其不胥而為中逵之餓殍邪以  
不惟不為友悌之實又安得謂之智士举措乎盍一



胞以鍼砭示以保家修身之要則寒餓之患固脫而  
且可驅虜守善矣顧人之至器傲良有不可轉移者  
以堯舜聖之盛且有不能化之子奚可責之中人包  
胥子今也不可恣其為人予獨憾包絕無片言忠告  
善誘耳孔曰忠焉能勿誨乎孟曰飽食暖衣逸居而  
無教則廢於禽獸人之於子弟賑濟之而已衣食之  
而已是犬豕畜之也必也徐以誘迪內予善方為友  
情之至耳然林世倫紀曰薄昆李之間或泛如行路  
坐擁厚貲視其技窮餓之水火而莫之肯卹者接踵  
則包之齷齪行亦安可不大書而深嘉之邪

侗庵新論卷之三

第二十一

論日蝕之非天變聖人實不知其不然也  
古之聖者以日蝕為天地之鉅變書云辰不集于房  
磬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詩云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  
秋謹錄日蝕以垂炯戒其他置麾陳兵用幣降物之  
屬不勝其擾由方今乾象瞭焉之日觀之全俾兒戲  
議者或謂聖人明睿非不知日蝕之有定度頭人主  
惟意所嚮恣睢肆行莫之敢禁遏其所畏憚者獨天



故聖人借天變以警懼之亦教誨之方也此論似中  
理而實舛意欲推崇聖人而適小之也矯偽之術總  
可施於目前未嘗有經久不敗露者異端之倫或有  
藉以收近效者吾聖學之所絕無也民智日闢天象  
日彰著迄於近代而日蝕之理始較著予猶以為晚  
也徒欺瞞人于數百歲之間情實呈露之日衆咸視  
我為不信之尤候于生平大中之教而莫不疑且危  
此不惟顯允君子所不肯為即審計利害之小人亦  
安出于此哉夫知為知不知為不知夫子之鴻訓也  
夫子固嘗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郯子入大廟每事問

而子思亦以為道之至雖聖人有所不知且能是聖  
而昧於日蝕之理本不為瑕闕不必煩掩飾也若乃  
謂之知而故駕虛立說則全流於誕妄大非垂教之  
正不可不力辨駁也

第二十二

論小人與君子共事自不甚露醜態當知感  
戴君子

燕慕容評誤國之臣也內恣太后外如害宗賢致  
秦兵長驅燕社立屋罪不容於陽矣然跡其與慕容  
恪同心枋國之始綜核政務征討四克勲烈焯如亦



類一時良臣及怡效而評擅權於是乎呈瑕露醜祀  
政比以出焉唐僕固懷恩篡逆之賊也牽引悍虜連  
再犯關令一人蒙塵億兆淪塗炭寸斬不足以懾衆  
心然溯其隸郭汾陽之時也赤心報主奮不顧死一  
門殞命王事者四十有餘人摧銳陷堅之功不遑縷  
數洵為勲臣之瑰特者既而君臣生隙以致一朝叛  
散為滔天之大罪蓋大賢之當路也亡論登選衆君  
子以列廢官雖邪惡之徒苟未至虺蜮豺狼之不移  
拳皆陶甄裁成令得齒於人類或且滌瑕採長令以  
寸長自表見斯其慈惠撫字之恩于父母一致曲成

之德過於天地為小人者宜應依戴鉛骨畢世不能  
忘如之何小人於君子先已有憎厭之心務作遠之  
甚且搽戈下石及君子既離迹也小人孤立殆如瞽  
之無相舟船之失楫柁逆施妄行糾紛百出不至於  
亡國覆家弗已今夫鑿艱於步則為蛋以距虛所負  
而竝水母無目則借明於蝦以視物故水母之於蝦  
鑿之於蛋以距虛暱就愛護沒身靡改苟有賴於彼  
不敢暫離異以理執之必然小人之智慮曾鑿水母  
之弗如可哀也已



論世人以專竭力於親垂歿之日為孝之失  
今人率以罄力於親垂歿之際為孝之至要其或者  
秦吳復隔馳奔不及不得見吾親屬續之時則為子  
者抱終天之恨即生平制行不謹大悖養志之方而  
能當親喘以將絕之際侍奉不懈怠人必許之為功  
過相補甚矣見之舛也夫人子竭孝在乎素不待親  
之將飲將飲之際俄頃耳罄力竭誠矣且稱孝人之  
生也也三万六千日而終祇一日之行必非君子禮  
之經曲三百三千而止能謹其一旋辟一俛仰豈為  
達於礼乎人子之情方親之危劇誰不欲奮飛往省

願以天論則兩地睽隔千百里蚤夜電赴或有不及  
以人論則國有成法上書申請動費日晷若以而不  
得及親存以叙別固不可深尤在人子亦不必甚抱  
遺憾何者以此特係孝之未行也故子之於親以養  
志為可養口体為不可趨豈供奉孝之小者而行道  
揚名以顯親為孝之大豈可獨屑於親垂歿之日  
哉蓋父之所當詔子子之所當白父固已陳於居常  
輕健之日何待垂死而方說之獨豚犬兒子昌言不  
入聽乃父將絕之際鄭重垂誠苟非梟獍饕餮之質  
鮮不感動此亦誨子之作用為人親者不可不知然



子而至煩。父有以舉，亦豈可願之事也哉。浮屠禁重  
齋死之際，平素念之，注意乎此，故髡徒之歿，多儼然  
坐化，迥殊庸衆者。向才茶毗而舍利陸離者，蓋純壹  
之氣凝而化也。其辭專乃至于斯。先子嘗存之曰：人  
之一生，當務之急多端，今棄置弗講，用周身心力於  
寂滅一事，愚之甚也。先子之病革也，語侍人曰：古來  
又儒往，以臨終賦詩，要不免為好名之舉。予今雖精  
神昏憒，果欲綴詩數十篇，亦不為難，但生平無恙之  
日，自可多裁詩，何必迫易簧之期，爾。然搦筆，先  
子之言卓矣。正坐世人不知死生之為晝夜，以垂盡

之際，為兩間至大事故，不免張皇矜持耳。

論末世女子之嫁宜早

昔魯男子以已之不可學，樹下惠之可，聖人評之，以  
為學樹下惠者，未有似於魯男子。天下固有跡全反  
實極近者，彼拘以乎求，似于此，壯驕黃之間，安能獲  
其真哉。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久壽之前也。  
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  
化不明，而民多夭。礼所云：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  
三年而嫁，即是義也。此洵確論。願槩施於梓李，恐多



取室得也。男兒夙懷乘蓬之志，且當以少壯潛心於道，藝術不容牽於妻子昏娶之事，非所急也。若夫女子則質本陰柔，脆弱性又多情，道在無非，儀令之得，蚤有行以底定心志，實注指之宜。且士大夫之家，感教多人，防禁森嚴，自應不至柔中之患。至農商之闕茸，門戶迫隘，莫之檢察，乃使處子不得早適，安保其無意外之虞。白壁一玷，畢世無盪滌之日，可不懼哉。哲王莅四海，教具森張，夫人深耻召蕩之行，固不必急於索耦，今不求所以正變民心，而徒早嫁，豈咎適且陷人於讐詆耳。雖然，正變民心，豈易也哉。爰

養漸漬，閱數十百年之久，風厚俗醇，方始可施緩嫁之教。未至以而先禁早嫁，無異於放飯而向無齒決也。漢代雖古，而教化凋疎，俗不甚美，自赤灼名臣，張蒼、司馬相如、田廣、明之倫，咸有踰閑之行，而觀衛后霍去病等之所生，淫風可想。當爾時，首唱緩嫁之說，非諳時務之論也。古謂教化不明，子民多夭，皆根於蚤嫁，亦殊已信。使姪女，子候年長而嫁，果能教化明乎。教化之明，不明在其人，不繫嫁之早晚也。予察晚適婦人，早享育，而母子俱壽者，比其所以戒性賊年者，別自樊然多端，莫獨罪蚤嫁邪。先子每以女



子晚嫁為非，謂年踰二八當亟令適，實洞曉人情之言也。故在今代，令天下女子早獲于歸，亦輔相教成之一端也。

第二十五

論宋藝祖之後，有南宋，明建文之裔，顯仕於清，實出偶然，以此為天之報施，則過甚。祐善而罰不衷，天之常道也。願天之浩大，寧能如明君相之曲成，靡逸漏耶？如孔之化蹇，顏冉之大且癩，屈平、荀己之竄迹以死，實天道之舛者。君子譚天道，以訓人，當陳其常，不當舉其變，而後儒於天道，遷就

巧合，謂善之福，福之禍，無絲毫錯，其極謬，蓋若亦必遮護掩飾，沛乎至當，斯其誘迪之意固善，而松啓世人不信之端，長其頑橫之心，不如勿言也。宋藝祖以仁智英武之資，創洪基，傳之於弟太宗，太宗忍人也，又濟以翫普之逢惡，既淪金匱之約，繼拚廷羨德昭於死，而私神畱於已子孫，天下至不平，未有甚乎此。乃百餘載之後，孝宗以藝祖遙胄，再紹大統，以崇業且傳之元順帝，以縣廷於漠北，為劉氏宋論，謂粘罕腹下有癥，類太祖殂時之狀，故入汴之時，取太宗子孫以去，人謂太祖復生以報冤，論者以此為



天報不以災之證夫宋氏之昌大在高宗而前孝宗以還則衰弱寢小譬諸人家孝宗以還亦貧無聊之日高宗而前方為積蓄象鉅萬之富太宗子孫享饒富之大樂而藝祖子孫乃赤貧無聊以度百年天之報施無乃太頗乎論者欲以此昭勸懲而善者未必勸惡者奚曾懲乎劉論之誕固灼々矣即使方一如其言亦奚裨焉不道之輩偷免其身斯足矣矧今子孫極其昌熾而餘載之後方始罹粘罕之酷人克如此殆且怡然以為厚幸乃欲以此令知所創艾過甚矣或又云明成祖高祖鼎革之際屠戮靡餘宋氏之

入清而膺仕者咸建文之後昆也建文雖失宗社而其實仁柔靡愆成祖以酷虐無道篡位天下故後來天心向背如是之迥異此亦格說也成祖子孫為四海主二百四十年極其尊榮安富建文裔孫迄清代始得稍々膺仕途伸屈懸絕天之於建文成祖洵為倒置蓋天道之偶繆戾者殆使君子聞之喪氣小人聞之凶醜滋熾乃欲藉以威劫回勸勸善類不亦左乎先儒之論類此者繁々噫以人之有心而聖帝良相一心敷治猶罔不周遍遐邑僻壤多蒙被冤枉若矧天之無心而茫々渾々乎



第二十六

論子鱣王褒范滂之行流於稿激僻澀

衛子鱣疾，衛獻之詐，誕靡信，奔石門，以身不向衛國而坐。魏王哀痛，久非命，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范滂自以帝廢黜之後，抗節不仕，寢處常在一車，以壽終于車中。西土忠義烈之行，率類此。而後人嘖以嗟，稱弗措，予獨未之歸也。夫守身挺操，自有常矩，不容怪訝駭俗。傳云：過猶不及。行奇索隱，君子疾之。古昔忠蓋不二心，如龔勝、封、荆、荇、聘、陶、靖、節，不委質劉寄奴，可謂靡遺議矣。然特守已，靖獻俯仰無愧。

天地耳，奚嚮有不肯向一方，不敢踐地之行邪？人之直枉失得，全判於去就。位違之間，士克於非其君者，虛而去之，忠貞之節已立矣。更欲就其上，制危峻之行，附贅而已，蚊足而已。子鱣、范滂志操之卓，洵為出群，未免炫奇於進退出處之外，豈非好名之念，疾牙曠務，欲聳人視聽耶？豈非倖以小量，嫉惡過甚，以露辟異之態耶？且三子之行，試審思之，誠有可大咤者。彼不向衛而西而坐者，以所惡之人在此也。然所不向之方，有天有宗，庶有親者，知舊以惡一人之故，遂波及之，非遷怒乎？假令所惡之人如胡元之上，都大



都更迭遷徙甚且如吾夫子之東西南北無定止將  
竟低頭掩面以畢一生乎物不覿守天必覿守地人  
覿地以生車中可居之處便足地今譎々然判車中  
地上之異以為不踐吾地奚翅刳臍抱柱之拘且伯  
夷之餓死未必信即餓死為未嘗不踐首陽之地今  
欲駕伯夷之清而上之多見其不惜矣在夫悍婦妬  
女之僻戾或應有斯行非所尚於士大夫也本邦士  
風釐直魁勇自鮮以等詭異之習但輓迹儒生務倣  
象西土恐異日或至不善學西土者全出故豫及其  
未萌而痛辨駁以遏之

第二十七

論今日農商動踰涯分不可不遏抑

今日列侯士大夫之遺之極矣莫不假貸於商賈以  
消眼前之艱富高豪貴積金如山阜執殆頤使武夫  
先儒所謂有蕪張一怒而諸族懼之感者匪誣也積  
威之漸靡成俗也士大夫未始貸於商賈者不無誤  
津低首之狀商賈未嘗有餘財假人者業已昂然露  
蘆蔭之態苟至農之豪強兼并者亦多陸梁披猖靡  
所顧忌避鄉僻壤其民尚或知崇敬長上都會則狼  
抗鸚視蔑君傲長失其所以為民其或者街衢上士



子農高相值大都分路以馳不惟不讓而辟甚且農  
高凌觸士人士人莫之誰何夫士之子農高貴賤之  
等灼然不當含容其悍恣而勿之制矧本邦以威武  
立國專倚伏猛士為腹心蔽扞尤當崇士以抑農高  
今乃倒顛冠履蒙衣如斯之甚矣其可也今夫當仕  
者令不屈於農高嚴上下之分令民知讓固敷政之  
常然難以救今日頽然之至急不可不別亟施濟時  
之方務重士以剛制農高也農高之玉食袷服奢僭  
踰制者立寘于法或沒入其貨物價悉裁於官不以  
任高賈其或農高敢與士人訟閱也輕罰士而重罪

農高士辜止於訟閱農高更以不畏上之罪久之使  
農高端々不敢有踰制越禮其初未必無怨咨洎其  
延久也上下分定風醇俗正即所以為愛民之政也  
予觀孟子論治民之方唯以慈惠寬和薄稅省刑為  
言絕不及鎮制之方殆如惟解撫民二字立可王天  
下者意戰國暴君酷吏力行苛虐民困於倒懸故孟  
子以目前濟時之急立論未遑詳議萬世師民之中  
道經生執一泥孟子之言欲以寬慈之政驟施于今  
之民予知其無異於傅虎翼也諾葛武侯曰民必畏  
而後知恩高君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臬成二語



允今日馭農高之至要也

第二十八

論漢元帝從賈捐之言棄珠崖為失策

漢武帝既平南越立珠崖儋耳郡後併儋耳於珠崖  
至宣帝時凡八反至元帝時又反連年不定元帝  
有司議大發軍擊之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遂引  
唐虞三代封域之缺近舉漢武帝務攘地之禍害論  
解極為通亮帝從其議竟罷珠崖楊雄稱之云珠崖  
之弃捐之力也否則必解易戎衣裳後儒進以崇  
信此說宋賢尤多左祖焉者竟何所見也夫珠崖自

始馴服六十餘禩于茲全然內地無異珠崖之民  
豈吾赤子也父母不郵赤子而置之度外豈道守故  
且畔亂何自而萌也豈非當時為之吏者貪饕酷虐  
失人和之故耶今不思遊選廉平吏以釐敝化而徒  
汲汲於自弃一郡何其智淺而量窄也蠢茲孤島小  
醜矣大師擊之良非長策苟命一良將數千勁卒往  
征立可翦滅然後揀擇循吏以治之可保百世無虞  
何必棄之乎觀史所載有云其民暴惡吏亦酷之是  
作史者亦的知由吏不道以致反畔如前云暴惡豈  
終不可丕變願在上者敷化如何耳海寓之大五方



殊俗其暴惡者何限必驟而弃之則封疆口編小矣  
珠崖幸不與強虜隣無奪而據之以病我之恐然萬  
一有奸雄乘吾弃之之虛保島自立牢根鞏基以敢  
抗我其流毒倍蓰潢汙之盜不可不豫憂也以鱗賤  
衣裳貴以鱗換衣裳誠匪計獨不因變以鱗為衣  
裳之方乎雄之言亦見其靈矣後宋珠崖礼俗彬彬  
暖良輩出實由為吏者不如捐之之賤陋故克令一  
方之民不舛於王化不然彼必千載淪於左社矣蘇  
軾曰揚雄之言施于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  
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冠裳礼樂蓋斑斑以矣其可復

言弃乎蓋蕪安其土而飽閱其俗故立論大越軼乎  
群儒矣宋自開初邗隆之日幽燕靈夏已陷沒於二  
虜嗣後又割七百里予遼五寨予夏國執積弱以雌  
伏為常不復知土疆版削之為巨耻時人沒深見聞  
如捐之珠崖之策尤其所樂聞故贊之不容口明張  
輔三珍咸安南安南始入牧圖當時不令輔守業已  
誤大計宣德中後畔輔猶武健堪用使之再征電掃  
在斯如之何三楊展悞一朝弃擲如敝履洵可惜至  
其捐河套以資虜為巢窟歲以侵掠邊民寢不帖席  
更為無策蓋明洪宣而降之衰弱比宋不甚相遠詎



怪於其踵謬效尤耶嗟以有威愷四夷之力方可保境壞無事僅墨守其封疆或且委固有之地實為衰弱之兆漢至元帝國執奄以如日之過晡捐之之策獲售亦見西京之將李矣

第二十九

論唐高祖不聲煬帝罪而討之猶是一片良心不必譏也

自古非統一四海之才而倖取神器者三人唐高祖及晉武隋文二帝高祖藉其子晉武隋文藉其父祖及女所藉不同其藉則一也自晉陽叔基迄芟羅群

雄之際高祖失策不遑接指微太宗為之彌縫拾補則高祖歟不脫於彙轍獨其心事明白質慤亦高祖之片長也其西入關中也以尊立代王為名不敢鳴煬帝積惡而討之明知湯武之舉非已所克擔負也聞煬帝遺軾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誠不忘隋氏畜養陞擢之恩秦重也設令高祖喪斯心則宛然壽陵餘子之失故步譬諸短智輕材之僕終以亡它勝結主知俄而易搯敢效英豪之態驚然自大適為天下一棄人而已胡致堂曰武王伐高數紂之罪則多矣煬皆有之而弑父弑兄則紂之



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  
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亮之載、不必  
尊江都而立代王也。迂諫哉、胡氏之論也。夫堯舜湯  
武聖者也、禪代放赦權也、以聖行權、德与举措正相  
称、故可尚、後之昧四聖者、則德非四聖、亦必稱足追  
塵之方、可踵而行。胡氏果以高祖為如何主乎、以高  
祖之污妄、企湯武成蹤、聲階煬罪而討之、其為高祖  
者自若也。齊簡陳恒而洋、以奏蕭韶、未始免為齊君  
篡臣、以新莽之無狀、一一遵奉周公之制、烏能赦乎。  
底亡胡氏將欲高祖昂然上法湯武、毫無愧沮之心、

如曹丕篡漢、而云舜禹之事、吾知之、宇文泰連弒二  
君而自比伊周、然後為可邪、致堂之於人情物理、盖  
昧以如夢矣。夫言象其行、舉動合於心術、所以為賢  
不肖、行与心術、而徒務粉飾言動、是率人作偽也。宋  
代聖学蔚興、俊杰如林、而陷斯弊者不鮮、或質樸樗  
而容貌杞蠃、或詭譎之心、而竟服舜言、如王安石、張  
浚、其尤者也。崔銑曰、漢唐之君子可信、宋之君子當  
考可不靜察哉。

第三十

論不以諸子太史公書界親王夷狄流於狹



陋之見

漢元帝時東平王宇未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  
止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  
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未朝不思制節謹度  
以防危疾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  
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  
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  
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元帝從之宋代高麗使人  
以買丹府元龜歷代史蘓軾駁之引漢書且曰東平  
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

裔夷契丹之典國子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  
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上契丹何異若高麗可  
典即權場之法亦可兼廢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  
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為詞却之述  
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予意王若同仁遍履  
敷無外之治其取不惟總攬大綱而瑣屑之事未始  
拘以禁邊獨昏君庸相公膺之見猜防之心明判彼  
以妄生之垠鄂以致情意隔闕動多窒碍祇見局度  
之小而已如宗室諸書其意固美且為事極纖爾時  
君臣变色盱衡而議之予不知其何解也釋說之鄙



佛典之荒誕在淹通儒先之資多聞或難處責親諸  
王之雅馴夷虜之蠢且陋今其所索不過史記北史  
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子等書史記北史足以判賢  
佞考鏡失得元龜御覽所以恢廓見聞周秦諸子亦  
可為發蒙益智之資孰非進學砥德之禪宗室外國  
潛玩以書諸古人成跡益謹奉上事大之節吾所厚  
望也敦勸之讀且不為不可矧彼自來諸之乎夫天  
之妨礙所請者其意安在豈非懼其觀之以萌榮黜  
之謀乎彼苾芻之輩果欲造狡計初不待斯書握觀  
之倫繼誦之在心其生智慧有幾在上曾不能制馭

以筆自他可推殆將一日不餉主天下何論乎宗室  
戎夷且也斯書信為長苾芻之資亡論宗室戎夷能  
一時士大夫亦將禁之諷誦乎甚哉見之悖也王鳥  
老奸也城府叵測有據竊神器之謀宗室中有博涉  
廣覽洞曉古今者必非彼所利故外託謹嚴以消已  
毒以覆轍之可戒者而後人動祖述之殊不可曉來  
壓于強虜如邛笱石每苦其材畧之卓又恐有夷  
藉書而滋智思以助之虐故不敢予固其昧事之情  
亦由威約之漸如東坡號為洞悉物情亦不免墮俗  
茅靡可悲也已若夫權場禁出文書立法之始自有



深慮蓋恐刁民或因闕出機密文字非指史記而覽  
等書所愛在此蘇漫引為証可謂不判皂白矣唐時  
吐蕃遣使求經于休烈請去春秋明郭大有曰春秋  
所以謹華夷正名分也彼知春秋則知尊中國攘夷  
狄之道自有以感化其桀驁之心矣然班經獨去春  
秋果何見欤大有之駁允當抑于氏繆論辭見更甚  
于王蕪良不待辨耳

侗庵新論卷之四

論古未英雄用兵最精時無幾惟烈祖晚而  
益精亦可見盛德之端  
自古肇業之主割據之雄傑其不長於應變摧敵者  
不必言即英略蓋世大芟夷群雄者其運籌決勝之  
妙僅以在十數年間而後復于弗逮猶花發  
之日明月團圓之久稍有早晚立失可賞之期也魏  
武算敵如神智計凌轍孫吳然其始討董卓擊呂布



也。或大衄或勝敗參半。驥足猶未展其巧。癸無遺策。無如殄滅袁氏之時。後守此則兵鋒稍鈍。烏林漢中。連再挫于劉先主。周郎。唐太宗十八起義。將略之妙。實得於天稟。然審覈其畢生勲烈。殄薛仁果。夷劉武周。挫劉黑闥。剿王竇。二勅敵于一且。正為威武最盛之時。至後未遘東之師。蓄縮摧沮。無復聽矣。雷擊之氣。亦見其才之退。如初年馬邑西河之戰。固亦矯。英偉。然猶覺未及。挫定楊。殲夷鄭。夏之日。尤為瑰奇。石勒之為劉淵父子駑馳也。屢致敗衄。至嘗謀降於晉。其萎靡可想。泊吳日金墉之役。一戰俘劉曜。奇謀。

泉湧。動合機宜。非一時群雄。似克雁行。高歡運策之奇。制勝之痛快。實在掃蕩。爾朱之日。古之良將。奚以尚之。嗣後典守。文泰。確屢敗。通迥不如曩日。泰才固遠過。爾朱。然歡與典相上下。且于時。歡之衆數倍於泰。而殊不競。或前挫而後巧。或長于始而短于終。此必有所由致也。如豐太閤之運兵。变幻揮霍。殊罕儔匹。而其最俊偉。實在山崎。柳瀨之際。前後諸捷。迥不虛野史。稱柳瀨。電赴。大敗北兵。為太閤一生勝事。洵非虛也。天下莫難於行師。雖曰聖者使之。率爾執金鼓。蒞三軍。必不如屢經行陣之儻。故英杰之初時。不。



甚長於決戰非可深尤若夫晚歲不如中年時自作  
之孽不可不痛自警也彼其百戰之後敵情益晰軍  
機益諳馳威望之重國力之熾大師徒之衆且鍊皆  
十倍往日而制勝之奇又遜焉豈非由驟勝生蔑敵  
之心歟不然偷惰安佚不知患癘乎所忽也不然將  
年過甚不能趨時如追逃也是其失實根於方寸豈  
可諉之時執天運哉或以為行軍當專仗勇晚年衰  
邁英氣消澌所以不及中歲以論殊謬彼角觝刀槩  
專闕力固忘少壯是尚三軍之司命則不然指揮之  
當否強弱判焉策之長短勝敗利焉藉令其人頭白

休佻苟神志未老初不害其克建鴻勳彼數子皆  
未老而英略衰可見罪之有在矣觀吾烈祖之行  
師也自岍川而長篠而長湫而闕原而難波冬夏二  
征策略愈出而愈奇備盜雍獮敵以鞏無疆之基  
烈祖神武之資固已首出海寓而又以疊々不已之  
誠行之是以畢生烝々惟覺其日增而月將亦可就  
將略以仰窺懿德矣即如甲之信玄極為兇虐無狀  
獨其將材實有不可輕者自掩襲源心以至味方原  
之捷籌策老而益妙即不能仰企烈祖其於同時  
雄霸洵稱秀穎豈非於韜略有所獨得耶由是觀之



夫悠々一生而將略之奇止於十數年者不且尚已

第三十二 戊子

論野戰之難十倍於憑城

振古以選英杰林以駢肩蓋莫盛於天正庚寅小田  
原之役矣爾時亡論吾烈祖天縱神武幕下諸臣  
矯以龍驤孰不可抗觀夫豐太閤雄略偉度皋牢一  
世即其從征諸將如丹羽長秀前田利家父子上杉  
景勝蒲生氏鄉堀秀政小早川隆景使之與氏政氏  
直決戰于平原吾知氏政氏直折北不救矣借令稍  
汚如福島正則堀尾吉晴之倫匹敵之師相當吾知

氏政父子亦必為所摧破也乃豐太閤恣從以等無  
數羣雄又督率數倍滔天之軍而傳小田原孤城宜  
應如石之厥卯河海之沃烟火而力攻半歲未能克  
用隆景策陽示反畔曠日之狀誘敵令出於曠和然  
後奏績其彼智勇神極矣豈不且以見攻城之艱倍  
甚於守哉歷代良將或有善於野戰之術或以妙於  
守城鳴人各有能一不能固容有長于彼而短于此  
然野戰守城本非可並衡而論長於守城未必能野  
戰樹勲野戰而挫敵其於守城綽守有裕故兵志以  
為攻人不且自守有餘又以攻城為最下韓信霍去



病善於野戰者也。耿恭守城之選也。耿庸詎得典範。霍頡頑子。郝昭守陳倉。嘗摧諸葛武侯。王思政守玉壁。嘗折困高歡。然郝王之不逮武侯。高歡遜守遠矣。唐李光弼以長於憑城。為賊所憚。然而光弼師律森嚴。料敵如神。野戰未嘗敗。連以是城守。疇能制之。我烈祖野戰之妙。一時羣英不敢望肩項。特未嘗拋城死守。抗禦耳。果抗禦焉。天堦固豈有可畏之敵乎。南宋之季。子蒙古。稱百戰百北。而樊襄二城守將。特乎。以之材。又未始有蚍蜉之援。乃或四年而陷。或五年而始降。危子義久之。典毛利元。詠智否。霄淵而

富田城之圍。閱七禩。方克。攻守之辨。灼然若此。世之評。隲將材者。弊比較守城野戰而論之。奚啻寸木。與岑樓。方長短而已哉。然而自古攻城者。每勝。而守者。若多不競。無他理。攻者乘先人而制人之執。智計百出。守者累敗之餘。地削。衆畔。氣縮。眊而弗振。是以成敗迥殊。乃會其時之適。有利鈍。非攻守本無軒輊也。嗚呼。立論昧於時勢。而不洞知其情。類以者。蓋亦夥矣。

第三十三

論吳盧蒲生氏弒盛大之極。即為袁兆



吳自泰伯仲雍以至德創基甘自擯弃於夷蠻傳世  
數十迄壽夢方上中國通而尚晦然屏處無勲可觀  
伯盭廬立以英果之姿兼長於行師任雋杰庸臬將  
撫民練卒大敗強楚取其都威懾晉諸大國功列  
於五伯實吳之極盛也然盭廬既夷於構李而斃其  
子夫差立宗社蕩覆永不血食矣江之蒲生氏胙土  
昉於秀鄉七世孫餘歷四百載至氏鄉驍勇多智英  
氣蓋一世西伐東討勲烈彰灼遂封大國于吳以鎮  
壓北方威名震薄海先是封邑董以數万石氏鄉頓  
踞百升萬石洵於祖有光矣然而氏鄉既已為豐太

閻所醜殺嗣後寢微寢削三四十禩之外不復餘一  
塊肉矣夫盭廬氏鄉兼乃祖遺業而恢宏之厥績尤  
懋而未及旋踵斬焉殄滅靡有遺種翻不如庸以子  
孫續基緒无荅无咎以貽久遠者之愈也將稱之為  
盛乎日以衰乎對越祖先之靈為孝乎為不孝乎人  
必云二國之怨諸子孫無似之所致非二公所與不  
可以朱均之不肖併詆堯舜也夫以子孫之蠢愚依  
案祖先論之至酷遠人情者予泐不然即賢未必福  
不良未必禍天之報施有時乎葵鄉使二公無間可  
議而不追身淪喪予亦不敢非然予則蓋有以灼見



二國之凶兆於二公矣。蓋盧敖王僚而立，壞於泰伯以遜，此謙之風。其罪固已不為小。洎篡立，專慕中州。傲文失勾吳，悖施之舊俗，好戰黷武，靡有底極。入郢之際，遂辱其妃嬪，將卒放尤，無所不為。此豈貽謀之良圖邪？夫差特兼乃父之風，而加厲耳。代鄉不世英，雄也。然好炫其才，不以韜晦專，以威懷擾人，不能悅服其心。有取敗之道。器之小可知。移封於奧之大國也。垂泣而嘆其擯，作於遐方，不能處畿甸以宰制天下。對衆論太閔，俎後湖不能事嗣子，以何等大事而公言之矣。其淺也。不待亂子閻笏而凶微已章。

若於斯時矣。蓋二公豐於外而款於內，才華有餘而德義不贍。有灼灼之右，而夕冥冥之行。適見其福德之薄耳。神祖之先自德阿弥君而來，凡七八世。僅立國于泰河，退然自守，無有輝耀。猶夫壽夢賢秀之前，神祖龍興，敷定亂逆，以濟四海于邗隆。為亘古未曾有之勲。然跡厥設施，鎮密詳審，遵時而利導之，不如平信長秀吉之務瑰特，聳技駭動一世。斯所以卜季於無窮之久也。蓋衣錦而尚綈，被褐而懷玉，君子之用心也。胸蓄三斗紫棘，而外施其言，囁其貌，小人之情狀也。夫人未有內羞無虧，而不著乎外者，在



盛德之賢未始有意於表襮而和順之充且自慙炳於外則人又奚以故自炫冕旒揮為哉心身家國鉅小雖殊而厥理一也

第三十四

論列侯固守祖訓者之多善政

方今列侯中有確守墨守祖先成憲者聘頌之儀主賓之禮節不得少離規矧郎門出入之法綦嚴明而不可犯又有專主隨宜變通不必泥古者牲典之不便今者幡爾而更之新法之愈於舊者立擇用之其主隨宜變通者宜當人材蔚興國執昌以熾而類皆

政替俗汙百度頹弛墨守成憲者宜當國力窘乏弗振習尚日就陋劣而莫不綱維張士風敦上下整飭以何昇而然也蓋國家萬務根於一身身之百行宰於一心心者百行萬務之主也其墨守成憲者行也其欲墨守成憲者心也是心即孝子述乃祖之美志也心志在以固未始保其無謬舉而心志之見於制行於敷政者不勝其夥過舉僅以一二而行誼政教之懿千百未罄以墨守成憲者所以不墜治化之盛也且也乃祖莫非一時英杰出百戰之餘備嘗效多艱辛以垂鴻緒國是民出晰然洞照以定法制為



之孫子者苟能欽遵弗失可以無致衰墮李沈之論  
洵不我欺也倘有難施於後代者唯可探立法之旨  
而少採繼之倘師心紛更欲以適時是啓亂貶之源  
也或曰墨守成憲者苟自治可也禍變之來將何以  
待之方今西大諸國耽以伺四隣釁我尚剛鷲而彼  
出于柔忍我陸攻且務而彼水戰為擅長彼固不敢  
輕稱亂萬一內侮彼隨宜變通之國可以敵之使以  
墨守成憲者策應幾何不致塗地之敗此又不然夫  
墨守成憲者保一邦之道為尔序不識制變裁宜之  
方乎或不識為右智士忠告當務之要立可淬勵以

應異日之急至隨時變通之邦則細解俗滯士民各  
有心常懷土崩之懼必也鼓暮氣整頓墜典使政俗  
如墨守成憲之國方可謀應變之方嗟以亦遲而久  
矣孔聖所云苟一變至於魯一變至於道者可以  
證鼎二國之失得矣

第三十五

論明成祖代建文清代明為不幸中之幸  
天下有幸有不幸有不幸之幸有幸之不幸幸不幸  
幸成亦歷以庸夫可一見而晰至不幸之幸幸之不  
幸則情形曖昧益損難悉明達之士尚或惑焉明成



祖以駭雄之資，夙抱鷹揚之志。茂建文，怯辱及畔內  
訖，終蹂躪京城，輦轂化喋血之場。方且屠戮忠良，如  
薙草以快積歲之忿。即誅一方，存孺，殲其十族。八百  
餘人，戮一景，清連逮過千人。實桀紂之所不敢也。後  
之讀史者，孰不軒眉腐心，愀建文之亡，而疾成祖之  
淳興。顧成祖之慘虐極矣，其守成之績，則有不容泯  
者。文命內決，武威外暢。濟以才賢，競展力。用南征安  
南，斬首百萬級。千載不王之國，永入版章。北聲虜庭  
者，凡五。韃虜喪膽，鼠竄不敢櫻我鋒。大漠一空，使者  
壹宣命。則西南數十國，莫不榜航而來享。中州威德

之振，亘古未有。盛于永樂者，太祖逐胡元，一洗腥穢，  
厥功至懋。而殘虜作梗，民情未帖服，猶有狩牙後嗣，  
謎迹成祖，稟立而有明三百年之基。始鞏成祖允太  
祖之肖子，明一代之哲王也。爾時以建文之弱植，存  
黃方諸臣之迂馭，區區予知北虜猾夏，國執葦菜。太  
祖之業早已替於斯時也。然則成祖之續明統，豈非  
不幸之幸邪。清之代明也，前後殺士民不啻千萬。其  
虐甚於女真、蒙古。夫人懷時日，害喪之願。然清兵力  
實迫過於明，俄羅斯噶爾丹、準噶爾之屬，強大猛熾，  
勢殆抗清。而清咸摧殄之。就中俄羅斯最為陸梁，自



清末代明之日已彼據其後至康熙中遂築雅克薩城以逼滿洲清于之確七年卒夷其城作地十里樹方界碑以媾和嚮使明之恭弱當之乎敵平行宋入不久而吞滅明矣清雖好教而其風教仍先王之舊堯舜周孔之道焯然顯彰借令俄羅斯入主中州亡論變礼教之俗為膾腥異類必將殄絕先聖之制舉其所崇信之邪教以漸靡億兆日月懸懸玄黃翻覆貽禍之酷有不可勝言者是清之摧勅虜存聖教歟績匪可証以亦所謂不幸之幸者也本邦清晏二百禩絕不聞崔符漢汗之盜固西土所絕無而本邦亦

未之前聞猗嗟盛矣然而祇以此馴致士氣委靡武備舍而弗講又以其孤峙於大海中不懼劫掠之患稱為六洲第一臬國也遂至奉海防置之度外近者羅義英吉黎大船間見於東溟則又鯁然不免侵擾之懼以豈非幸之不幸邪嗚呼不幸之幸事在西土且屬既往不必浚求厥理至幸之不幸則亦在目前可不深長慮哉

第三十六

源 論正誼明道鞠躬盡瘁等語及啓宋人之病



自古確論至言，垂範於世，而後人錯會，致誤身止家。國者間有之，是其言者固無罪，而在焉信古者則不可不審覈其言之歸也。董仲舒曰：仁人正其誼，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謀其功。諸葛武侯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此漢臣之言，尤粹以正者。洵足與聖經相表裏。宋賢之崇奉之當矣。然宋賢勝執斯語，以則致迂于事情者，林以可惜也已。夫正誼明道者，為吾所當為而已，漸不容崩計功謀利之心，心果分於功利，其正誼明道必有所不周，以仲舒所以痛禁之也。然功利有二，有天

然之功利，有戾理義之功利。戾理義之功利，可醜。天然之功利，烏可忽。周易一書，專舉利不利以訓世，豈得驟存之乎。一身之利害，固當詳計。國家之利害，尤不可不精思審度。正誼明道，與較覈利害，本自並行，不相齟齬。苟正誼明道而已，利害漫附之，不向。豈仲舒之意也哉。武侯之言，特自陳一行報主之心，且自謙其智不能灼見事機，倘泥其語，遂以為實不能逆睹成敗利鈍，止竭其心而已。則武侯特閑羽蓋維之儔，豈足尚哉。武侯以蓋世之智，加之詳思遠算，洞照時勢，成敗利鈍，固已彰之靡遺形。是以一出師北伐，司



馬懿之雄縮頸安尾不飾有為甘受中冓之辱電掃  
河洛直在及掌素志未酬而大星先隕者天也神鬼  
占筮所不能豫知也於武侯矣尤為後代欣慕武侯  
者只當審慮利鈍成敗以庶幾有禪守國不可止法  
其赤心無他也宋於金虜洵不與戴天之大仇願戰  
危事國之存亡判焉尤當審計彼此然後從事苟時  
未至未有必克之策則遵晦以俟變亦智士之為也  
古之人有出於此者越王勾踐是也張浚輩唯知唱  
恢復之為義絕不計敵情國力語知則驟非之論戰  
則莫不稱是智士之諫良將之策不啻水投石每戰

必大挫國殆不支彼其心固云實成敗利鈍於度外  
惟行所當行與武侯一般而殃害天下如斯之烈乃  
後人亦有慷慨於武侯者可咄甚矣孔子之請討陳  
桓也其告哀公曰陳桓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  
之衆加齊之年可克也是非之外兼明辨利害以正  
聖人措畫之密所以戰必克也而程矧子作其牽於  
利害必非孔子之言何其迂也當時三桓之驕僭無  
上罪不容於誅若所云夫子何不先諸罰強之而願  
及先問隣邦之罪人乎何矧子之容易於託也宋代  
賢臣於小人詆斥而已培彈而已其意若云君子小



人逐謂判然。我克峻絕之。吾職盡矣。夫君子之於小人。或包容之。或懲艾之。或譴黜誅戮之。沛於令不驟害。如彼。而小人年爭。致小人反噬。衆賢。禍延宗社。豈大臣之道也哉。凡諫君。婉切善導者。以不如。桀紂者。必悅。粒吾言。而右方為得其方。宋代諫臣多。以激訐。片言弗入。嗒然。請去。後以一諫。博宜於山之右。而附家之安危。國之休戚。於不伺。非中行也。此皆墨守董葛之言。而流且過者。弊害。迨至。以寧。非炯鑒。欣夫。論之。至當者。稍錯認之。業已貽毒。不。彼。欽。奉。楷。說。為。玉。條。金。科。者。將。如。之。何。噫。

第三十七

論郭子儀後靡之行。亦牽於習俗。史評郭子儀之為人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所謂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主不疑。衆不疾者。洵見子儀之忠純。至窮奢極欲。則非子儀盛德所宜有。故後儒多疑史之誕。方孝孺曰。子儀以為使已見疑於君。陷吾君有救。功臣之咎。不若以狗彘人之跡。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咎。之為愈也。故其事雖類。子衆人之為。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



已之不足疑而其君叔然不復知其為可忌其深慮  
遠計邈乎不可及予觀史所載子儀聞楊紹為相立  
減坐中声泉五分之四每見諸賓客姬妾不雜側等  
事則其奢欲即未至于窮極固尚有其迹史臣之評  
未為厚証也論者多疑史評實本於推崇子儀至於  
孝孺自持獨見其命意頗為新創而過漢子儀以損  
其真則一轍矣予嘗論自非聖者然不牽於世之習  
尚離牽於習尚不至於合流盪極亦未始害其為賢  
也唐自高祖晚歲沈酣声色太宗閨門懿德弘多武  
右明皇極奢麗荒營之欲區寓靡為成風爭以侈侈

相誇尚強句人效易以捐姬侍予人則豔稱為英豪  
散黃金如泥土然則目以一代之賢平素必厚德君  
子自處者莫不貯金數姬妾玉食袷服以送一生苟  
不至竊香攫金亦且列士君子之林迥不及漢宋之  
士風悖素崇尚志節矣子儀生於斯時隨俗爾久不  
能矚然玉潔高拔乎塵俗之表以其所以遜武族一  
等也夫子儀所以獲於主乎於羣下畢生晏安不罹  
禍者時由忠赤無二以大智將之不在声色自汙也  
手握大矢朝蒙單紙之詔夕即上道崇奉庸主如存  
子之於嚴親然身雖在外心未嘗一日不在王室



並時奸猾咸歸我胞姬皋牢之中不敢橫逆乎我天子且諒其卑帝位而不肯取此子儀之素行也使子儀無斯素行而徒酣溺於收麗貨利則未始中一錢有斯素行而益慎矜細行不以以外物自厭崇子予知上下崇慕之情愈深固維古之阿衡姬且其曷以尚茲予觀子儀晚年兼副元帥朔方節度因內支度鹽池六城水運大使等諸職權任綦重性復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德宗秉立始加尚父大尉之虛尊而恣奪其要任子儀以盧杞面藍色而心險諸姬哄之他日必醜已禍猶見杞屍姬妾不

令侍側上平時對賓客不同是子儀之奢欲殆啓禍釁之源而謂之奢欲自晦以脫于禍邪戰國之代禮教頹墮举世尚豪華競以任俠聚賓客為務信陵君忠荅之志英武之畧足稱爾時巨擘亦隨風而靡招致游士三千未六國罪人之訥謝安石雅量偉才無忝西晉第一而其東山攜妓康娛多年殆類一嫖蕩少年亦已漸深於習俗使之丁宋代聖學大明法典森嚴之日士大夫必羞于之藹或致陷于刑憲尚安得列於賢臣此可以觀世無忌招士安石携妓財子儀之窮奢極欲也彼之晞三子者只當務師其忠純



才譎而声色侈靡。俠勇之蹤，直存為啟鑿。是不拘也。此驥黃而克得其真也。孟子之辨，揖蓋捷給。當時說客之工者，莫之或先。不自覺其已深於時俗。先儒評之曰：孟子用儀秦之齒舌，突周孔之肺腸。此論似得理而實乖。周孔之肺腸，奚待儀秦之齒舌，而後明儀秦之習未祛，即其所以不及顏淵子思也。噫！孟叟卓以大賢，且不免漸于俗，矧自他乎。

第三十八

論漢祖哭項羽出于至誠而非矯飾

朱文公稱漢高祖有聖人之才。予謂又有聖人之量。

有聖人之才之量。是聖人體質已具。謂之三代而下聖主。其孰曰不可。今不必就細行小節論。伏創四百載。中州萬里咸在履歷之中。民歌頌遺德而不能忘。獻帝失利器之役。劉先主唱義於一方。猶延四十禩之祚。劉淵假託。以金遙胄。且且電掃關洛。建國之執。較姬周之瑣微。不啻三十里過之。豈無所由而然也。如高祖以魯公禮葬項羽于穀城。為之發哀垂泣。尤見高祖之卓。凡期其聖人之量。殆進於聖天之至誠。三代以降。所絕無也。東漢之季。曹操既克冀州。臨祀袁紹墓。哭之流涕。慙勞紹妻。還其家人室物。賜雜繒。



繁廩食之。此亦倣象漢高也。郭大有曰：昔羽欲烹太公，未聞帝有一毫哀痛之意。今謂不忍羽之死，豈其本心哉？湯武之放桀紂君也，周公之放管蔡兄也。一誅之後，未聞念君臣之義，思手足之情，而哭之葬之。漢于楚讎敵，未嘗一日不欲滅楚也。今為此舉，致堂稱其有英雄心事，及落之態，然則湯武周公，獨無是態歟？吁！湯武周公，誠也；高祖偽也。誠則王，偽則霸。故曰：漢治雜霸。孫盛曰：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杜河宅，古之制也。而乃尽哀於逆臣之

家，加恩於饕餮之室，為政之道，於斯曠矣。夫惡怨友人，前哲所耻。稅驂舊館，義無虛滂。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遺謬於公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諺甚哉二子之論，而郭以小人之臆度君子之心，尤為可嗤。項王亦一代英雄，用兵之妙，復出千古。加之慈惠寬厚，有君人之德度。曹馬劉蕭，瞠乎後，獨乏駕撫英雄之術。又于天授之漢高，確故鴻業無就耳。且漢高之首揚義旗，以誅暴秦也。于之左右，投杼一心并力，情如親兄弟，中間迫於時勢，日夕相攻擊，然而實非有深怨毒。既于之構兵，則屢為之



所摧挫。至於被傷沾死固耳。在公庸之倫。或應藏怒  
懷憤。高祖豈然乎哉。項王雖弑義帝。義帝者本楚牧  
羊兒。衆權尊立之。以收人望。非君臣之分定。不可與  
弑逆之賊臣。槩論也。明儒勦推崇項王。至以為賢高  
祖。固失評。陽之當然。而其人實天下偉才。且非有大  
瑕。又与高祖有共事之好。高祖之葬以礼。哭之尽哀。  
實發於憐才敦舊之至情。靡絲髮虛假。即天地之心  
也。胡寅祇以英雄落。未足尽漢高心事。至付以偽。  
則目全不辨蒼素矣。彼儒或評之曰。令高祖下淚者。  
當時獨一項王。斯言較窺高祖之彷彿矣。湯武放殺。

而後史不錄其為何狀。然予意其惜然傷咽之心。畢  
生弗泯。特未聞葬之哭之而已。周公既誅管蔡。哀惻  
之心。刺骨銘肝。今讀其所賦常棣篇。一字一血淚。悽  
悽之情。昭在目前。与高祖之於項王。千古膺契。今也  
欲蒙高祖以浮偽之咎。而欲陷三聖于忍人。昧道蔑  
理極矣。孫盛引逆臣饜饜為喻。何其見之左也。項王  
之賢。六朝諸賢主中未有其匹。豈可以饜饜逆臣詆  
之乎。曹瞞篡逆之賊。孫盛于漢高駢拳。已為儼失倫。  
其哭紹恤家。實出於矯飾。又与漢高王石縣判。願以  
一舉。則有不可輕存者。河朔為袁氏所挾。帖伏日久。



操新取冀州人情大半懷及側故有此舉以深士民  
徕服之心。洵注措之大權亦英雄灼見利害故有是  
上策。殲滅敵國之際不可無以一著。若論其心術則  
慷慨千紀。操与紹同然一邱貉。盛廼判如霄淵。何其  
迂也。嗟夫尚論古人如孫郭二子。奚異瞽瞍之評丑  
彩哉。

第三十九

論拘泥古制者之失。當以周木王銀為鑑戒。  
上國有一士人。令乃子從一碩師學。為學就而歸。則  
鵲始鳴而起。盥漱盛服。入父母室而問安。率以為常。

或父母猶甘寢必喚醒之。父母厭而詰。則曰。此禮經  
之所炳載也。吾師之所諄々誨誘也。人之行莫大於  
孝。吾欲尽孝。而二親以為異何也。父母聞之。攢眉曰。  
悔使君子學也。學之貽毒。一至此乎。遂騰四方咄案。  
明周木常朝叩父寢室。父曰。誰曰周木問安。父不應。  
頃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酣寢何  
用問為。措大之迂。愚東西一塗。轍可咤也。又案王銀  
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為贊。請見陽明。異其人降  
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菘菜  
子服。曰。學菘菜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



堂詎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以亦周木之倫耳。夫禮誨人子以鷄鳴便起。問安者。戒人子之流於怠佚也。傳錄堯桀之行。特取其順適二親之良心。以為人子規箴也。今不察其指之所歸。而徒局以守勤廢之末。冠裳之瑣事。亦見其愚甚矣。然如木與之愚。舉世知嗤鄙之。而頑儒鉅人。見類此者。比以人莫之知。非可慨也。精於禮者。深羨古代冠裳之盛。喪祭之儀。詳齊靡遺。欲直施于今。夫古之行禮也。考諸時而宜。適參諸民志而合。可以序貴賤。敦化風俗。禮之大效立見。今也。漫以此駢澆季之俗。民將譁然震

駭而不信。煩文縟辭。既不于世。稱強而行之。情文乖背。心行不副。流入於矯偽。益無秋毫。而有邱山之損。非所謂達禮之本者也。譚經世務者。憂士凡軟弱之勇。列侯而下。盡苦貧。輒曰。士必如古制。各退處私邑。于農畝雜居。然後虓勇。龍直。緩急可仗。列侯不必歲朝覲。定以三五年一入覲。則國可富。夫正士風極貧。寡自應有長策。何必出于此。斯法之行。二百餘禩。晏然無風塵之警。今驟變之。王威必衰削。反側子將相時。士之無行者。各陵虐於己邑。其患將不止於風弱財匱。使古之識時者。生子今。將不為斯迂疎之策。



矣予觀弟子之受業者。識見超高志氣踔厲。竟了師  
立教之旨。而融會變通以歸于至當者。必且傳師道  
若乃寄在人籬下。師云亦云。師步又步。徒模稜效動  
定之末者。終不得與聞要妙。豈獨弟子之於師。凡賢  
子孫之述父業。明辟之闡揚先君教義。亦類此。學古  
道者不能審其立制之深旨。而屑為糝糠土苴。豈  
事。其不且于語至理也。的矣。章子厚日臨蘭亭帖。而  
子瞻辨其必拙于書。魯男子拒門不納奔女。而夫子  
評其善學柳下。嗟乎。以可以悟讀書師古之妙矣。

第四十

論提要稱戚繼光臨陣斬其子之非  
戚繼光明代將帥之良也。南折衝沿海則我邦之連  
逃不能逞吞噬。北防禦薊門則韃虜震懾不敢近塞。  
故當推以明代中葉第一。四庫全書提要專稱其斬  
戮長子事曰。紀效新書有云。若犯軍令。便是我的親  
子。姪也。要依法施行。厥後竟以臨陣回顧。斬其長子  
可謂不愧所言矣。且其所向有功也。是其所贊未必  
誅先之義也。觀繼光之為將也。整部伍。嚴要約。申明  
存候先為不可勝。以待必勝之會。又能電突馳至。出  
敵慮表。是以百戰而百克。未嘗摧衄。蓋其如畧奇機。



無違接指而斬回顧之子特其一小事耳何必嘖々  
嗟歎之也夫執桴鼓以泄三軍氣脈張憤暴仇擊殺  
自非至恠之夫動率於血氣之剛正慮其或果於斬  
戮所尚在師律之嚴處心之慈並行而無悖今不同  
其奉法中存慈厚之心与否而惟專戮子之為銘則  
人孰不可及而古未能之者亦豈歟也哉唐淮南節  
度使馬拳討虜勛有將在皂旗下望之不入賊使二  
騎斬之騎迴云大節君也拳曰但斬慢將豈顧吾子  
斬之傳首陣上不移時而敗賊僕因懷恩子珍降賊  
臨陣迅沛懷恩立命斬之將卒感奮遂大克賊此皆

在繼光之前而其事酷肖拳猶不失為一良將懷恩  
則逆亂無狀不齒於人迺能斬已子斬子矣且深褒  
予乎昔荀晞奉養位母甚篤其子求為將晞距之曰  
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乃以為督護後  
犯法晞仗箭斬之位母叩頭不聽既而素服哭之而  
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涕者荀道將也荀晞素行  
慘忍無豆道然不時法与恩並行復勝乎位殺子弟  
而不知悵惻者也昔信陵君之救趙也令于軍曰父  
子從軍則父歸兄弟從軍則一人歸誠不欲父子昆  
季駢首就死也蓋矢死地也始從軍固已投必死之



場不特他日犯令櫻鋒而始見也故君命子弟位行  
則固無容言苟否焉亡論一子兼家者不可携將即  
數兒林立一二雖殞而不患嗣胤之斬者亦不必令  
之端於卒伍之間以從死也庸人見犯法之際行戮  
不以顧以為軍律之嚴其實從征之始既有決死之  
理不進死于敵則退死于法迄于紀伏刑之日方始  
萬口贊稱何其見之晚也故君子於此更議其以子  
從軍之不必耳據五雜俎魏光本不懼內其子犯法  
被戮自以夫人怨恚始有懼內之心是魏光戮子特  
資於一時之矯激非有確然不拔之識又由是而長

流身於獅子吼然則斯拳在魏光洵屬白璧大瑕更  
舍他羨獨標以一事而特書之激林之世要之拙於  
月且極矣







